

# 永樂大典

卷〇七三三 堂字

卷〇七三四 堂字

卷〇七三五 堂字  
卷〇七三六 堂字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堂 明堂詩文三

宋李直講集明堂定制圖序。臣伏以明堂者。古先聖王之大。先聖王之事上。臺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羊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誇張。各信其習。修隆補闕。何所適隆補闕。頡蒙睿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明堂。度九筵。南北七達。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咸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太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謂崇義。

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主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感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嘗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故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唐成亦較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牕。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急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輒較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該舛錄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如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覩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摠數。但以一太室。四太廟。八左右。合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廟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

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獨以子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之。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情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

今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牕。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牕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謚之所言。竊所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建。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畧。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誼之志。稍欲寒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載。月令雖奉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或指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大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闌。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闌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面。七十二牘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固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内。則雖如鄭氏立室之制。從東至西。亦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堂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外南北之堂。各三筵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甚矣。况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修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該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與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于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倣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

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且對曰  
太室四旁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  
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  
在四太廟中矣乎。又問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為室。而與中太廟相通者。何  
哉。臣對曰。中既已有太廟。子午卯酉入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  
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  
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  
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  
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窓。所謂八窓四闔也。以廟之與堂。當有所限隔。故各  
為一門也。謂之間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戶耳。窓牖  
異者。亦以廟門當寢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自虎通云。十  
二坐。當是暴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  
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此謂太室。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  
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至四時。  
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  
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

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  
二筵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于平郊百之正。人君若尊嚴。仲月何不止於  
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  
二筵地。雖為太廟而當于平郊百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若以此二  
筵地。便為子平郊百之位。則餘辰天不正矣。與夫連太室而為室。何異哉。  
極如以太室東戶前二筵地。便為卯位聽仲春之政。而戶前二筵地。便為  
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過在東南一角。豈復能當青陽右合。明  
堂左合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合並列。而假太  
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二家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  
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  
知窓闕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  
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  
降。今觀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  
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  
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

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阜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西南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轡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議。而革草若是乎。王宮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室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答。多方援引。固以為三

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而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口堂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胷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量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虛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以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嘗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阜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

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遂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遂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工。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返耳。直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長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主枝葉以言之也。又况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廡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廡。於斯則謨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已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官屢曾營繕。而規為圓脊。莫合聖制。群議交闘。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疾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仰茲大典。輒所究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

溟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禪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建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成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向各為一門門夾兩窓是為八窓四間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鼎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本無脩廣之數故今但圖五重門即不計其丈尺舊說明堂宮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也或問於臣曰臯廟雄虎門之號四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倣王宮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子者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内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也但以天子聽政所象如王朝故倣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汎取諸書畧

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鴻覆  
無私。儕垂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餚。主尊  
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比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  
國容。罪當誅死。謹上。宋景文公集議明堂路寢。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  
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  
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  
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乎此。夏  
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  
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為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  
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  
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闔。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  
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  
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  
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  
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陛。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窓戶法四時。

憲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雷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顯於堂故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漢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大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闔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辟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

十年以行享禮臣業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固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裏近  
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  
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群臣何  
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  
諸儒限局間見抱殘存空言據已是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  
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制宜  
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嫵於行禮者也今之大  
慶則古之路寢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  
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閑遠唐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  
固非常幸襲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議五室明堂所以  
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  
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  
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  
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  
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  
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朱

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容廣  
大也。總車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玄室者玄黑也。  
冬殺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  
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  
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建  
作。乃下制與群臣大議。曰：「堂柱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鄭康歲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窓四間明堂之義本是祭  
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叶  
光紀。面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於事殊不可安。且明堂之祭  
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  
則是議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弔以  
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  
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  
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  
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則  
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

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曠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建。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建。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建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大室以祭天。天寶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頌為五室。唐高宗與群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與南向配帝於東西南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於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勾芒。祝融后土。尊攸玄冥。坐於明堂廷中。各於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於此。上世圖籍淪闇。不得縉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繩